

第九回 投蘭若俠客除兇

詩曰：

山頭禪室掛僧衣，窗外無人溪鳥飛。
黃昏半在山下路，卻聽鐘聲連翠微。

——右《過初池》

說那喚生的，果是何人？乃青蓮庵寂如長老也。錢生去心如箭，只在馬上拱手。那寂如長老隨上里許，殷殷相懇道：「茅茨咫尺，請告一茶。」錢生感其意切，跳下雕鞍。寂如合掌，錢生亦整衣而揖道：「不佞行色匆匆，過承上人見屈，浮生有幾，願偷半日之閑，但不知此去寶剎，還有多少路程？」寂如以手指道：「過了小橋，前面竹林之內，便是荒居。」遂攜手同行。

不及半里已到庵前。門扉之外，一泓碧水，桃柳成行，扉上一聯是摘唐人詩內「山光悅鳥性，潭影空人心」之句，字劃遒勁，即范公所書也。進入庵門，但見曲徑清幽，朱欄窈窕，蓮座邊貝葉閑披，寶鼎中香煙遙散，好一個精雅禪室。有昔賢詩為證。詩曰：

不知香積寺，數里入雲峰。
古木無人徑，深山何處鐘。
泉聲咽危石，日色冷青松。
薄暮空潭曲，安禪制毒龍。

那庵內有一老僧，曰智直者，寂如之師也，寂如以下又有寂通、寂照，頭陀法雲共有五個，惟寂如是揚州人氏，少習儒書，中年披剃。當下請生進去，與智真等一一相見畢，然後邀入方丈告茶。茶畢，又請入自己臥房，但見琴掛壁邊，佛懸窗左，紙帳竹床，事事清雅。智真長老忙令寂通剪蔬治齋。錢生以眾僧禮意綢繆，只得從容坐下。常言道：「趨財奉富，莫如浮屠。」有錢施舍，便是施主檀越；滿面笑容，殷勤接待。你若無錢施與，他便情意淡薄，相知的也不相知了。自己化緣，則雲僧來看佛面，若俗家吃了他一茶一果，雖以數倍奉酬，心猶未足。當日寂如與生，不過泛然一面，相知甚疏，為何這等倍常款接？只為范太守所許裝佛之銀，未曾見付。他以錢生與范公年家契厚，欲煩吹噓之力，所以極意奉承。

須臾齋畢，寂如談起心事，相求轉促。錢生道：「極該遵命，奈有東昌之往，歸期尚遠。吾師便中入城，何不自往索之。」寂如聽說，一片趨奉之心，頓然厭冷，錢生亦即起身作別。不期紫蕭登廁，智真又拉生到後邊靜室，瞻禮那新塑的送子觀音，頭陀法雲，獨向齋堂收拾。見了皮匣，用手一提，覺道沉重有物，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疾忙招喚寂如，附耳私語。寂如笑而不言。你道那法雲，果是何等樣人？原來是個山東響馬。俗家姓伍名彪，與寂如為中表弟兄。半年前，官兵追捕甚急，暫向空門隱避。若論其謀命劫財，也不知做了幾千百遭，雖幸漏網，怎奈兇性不改。只為錢生合當晦氣，被他見了皮匣，驟懷著不良之念，故喚寂如商議。誰知寂如又是佛口蛇心，極貪極毒。初時假意不肯。法雲道：「吾兄塑這一尊觀音，僅僅百金耳，乃沿門募化，舌敝口幹，不知走了多少腳步，今財物自送上門，反棄而不取，難為智矣。」寂如道：「只是害他二命，予心不忍。」法雲道：「只消多誦幾卷經文，超度他速生陽世，便可以功罪相准了。」寂如道：「南無阿彌陀佛！但憑吾弟主意。」於是瞞了智真，又與寂照、寂通約會停當。等待錢生要行，寂如抵死相留。錢生道：「多謝上人厚愛，敢不少住。但小生此往，急欲尋一故人，容俟異日返轡，再聆揮塵。」寂如又問：「尊友為誰？」錢生道：「是江湖上一位異人，喚做申屠丈。」那寂如最有機智，探了口氣，便哄生道：「居士何不早說？那申屠丈向與貧衲至交，只在早晚，准來會過，方到東昌。居士既要見他，但須留在敝庵，何必崎嶇程路？」錢生信以為實，忙令紫蕭，取銀發回牲口。紫蕭打開銀包，約有十餘兩碎銀。寂如瞧見，轉覺動火，一面著人整治精潔素饌，開了一壇隔年陳酒，一面取出自己杜撰的打油詩句，向生請政。其詩不能備載，姑錄一二，以為笑資云。

《山行訪友》（次弟寂通韻）：

日出東邊雨又飄，山前山後草蕭蕭。
蛙如小鼓花間響，竹似長槍風排搖。
幾處田禾農笠戴，數家村店酒旗招。
不知良友居何處，野衲來尋每問樵。

《春日即事》：

芳草沿堤長，老晴三月天。
桃花已紅落，梅子又清圓。
晒衲小橋畔，搔頭曲徑邊。
木魚聲未動，談笑自悠然。

錢生閱未數章，不禁失笑。忽見紫蕭進來，悄謂生道：「寂如的說話，未可深信。頃見寂通、寂照，不住的交頭接耳。這個所在，荒村僻路，杳隔人煙。觀那頭陀，又生得面目兇惡，未知人心好反，相公須要主意。」錢生亦驚訝道：「汝何不早說？今已薄暮，只得權宿一宵，明早去罷。」

不移時，紅日沉西，晚鐘已動，寂如燃燭方丈，羅列素饌，請生赴酌。錢生酒量雖佳，乃是隔年窖下，初飲時，甘而香美，未及數杯，便覺頭目森然。寂通執壺，只管殷殷相勸，紫蕭在旁，頻以目示錢生。錢生會意，即起身告止。寂如直引到後邊客房安歇。錢生已是半酣，上床即寢。紫蕭即於床側，和衣寢寐，但聞庭砌寒蛩奏響，反側不能睡去。將及更餘，起身登廁，側耳靜聽，恍若磨刀之聲，心中惶惑，潛往聆之，只見頭陀法雲，袒裼蹲地，手中磨刀，有四尺餘長。驚得冷汗浹背，疾趨進房，搖喚生醒，告以所見。生從夢中驚起，魂魄俱喪，忙問道：「此有後門乎？」口中雖問，奈何牙齒岑岑相擊，雙足酸軟，寸步不能移徙。紫蕭已探知後路，負生於背，啟戶而逃。將及里餘，遙望樹林中，火光閃閃，趨往叩門，內有一婦，應聲而出，怪問道：「若輩中宵奔，恐非良善君子。」紫蕭放生於地，搖手道：「汝勿揚聲，此乃家主，適為賊僧劫害，暫向汝家躲避一宵，容當再報。」

麗少年也，暫舒玉腕，扶生進門，笑向生道：「妾家良人，重利遠出，使妾靜守孤幃。天遣郎君寅夜至此，所謂有緣千里能相會，郎君豈亦有意於斯乎？」原來此婦姓戚，頗有河間之行，寂如每欲私之，而戚氏固執不允。是夜愛生美貌，欲求倉卒之歡。錢生驚魂未定，豈復措意於殘花敗柳？

俄聞喊殺聲至近，生與紫蕭，方欲出門避去，見法雲橫刀於前，寂如、寂照、寂通俱明火持杖雜沓而至矣。戚氏以身蔽生，寂如因有宿憾，趨前一杖，法雲復刺一刀，可憐年少蛾眉，悠爾蘭摧玉碎。錢生雙膝跪下，哀聲懇道：「囊資自在寶刹，願乞饒命。」法雲叱吒一聲，揮刀即刺，錢生只得閉目待刃。但聞驕然一響，開眼視之，卻是法雲頭忽墜地。一人自樑上跳下，手執匕首，不滿一尺，往來飛刺，寂照、寂通俱迎刃而斃，只有寂如不知去向。

錢生細看那人，面黑鬚黃，形容古異，竟不知從何而來。又見尸首縱橫、鮮血飄流，毛骨俱寒，益深駭。那人向著錢生道：「郎君不須害怕，吾乃真兒也，承主公之令，特來相救。」乃以白練二方使主僕各蔽其首，耳畔但聞江濤洶涌之聲，足下如躡浮雲，又如憑虛御風，不待移步，而飄然自往。

俄聞呼道：「至矣，至矣。」撤練一觀，乃是一所莊院門首。真兒輕扣三下，其門自開，一人秉燭觀書，龍鳳姿容，江河劍俠。近前視之，其人非別，即梅花樓所遇之申屠丈也。錢生驚喜而拜道：「一自吳閭賤教，迢隔仙凡，注想芝容，徒形夢寐。茲為兇僧覬覦，皆因智之先機。自非玄扈神威，幾乎魂歸冥漠矣。」申屠丈亦答拜道：「俺自虎林獲遇梅山，便欲訪友燕雲，因以敝事，在燕子磯逗留數日，極欲會郎一面，又值故人訂期於此。不意郎君受此一驚，雖命中所犯，然文星正現，豈兇禿所能加害也。但郎遠來訪某，必有所諭。」錢生備以明珠為告。申屠丈拍腦數四道：「若諭別事，可以俄頃如命。至於夜珠，乃希世之寶，非購之賈胡，索之椒房勳貴，不可得也。然郎特來尋我，敢不竭力求之。此去東昌，程止四九，郎宜往省令叔，暫留府廨，俟某一獲奇珍，便當面奉。」錢生聽見許允，非常欣喜，又問梅山行止。申屠丈笑道：「梅山亦為郎君，用了多少心機，他日燕子樓成，慎勿忘那撮合山也。」錢生雖不喻其意，然亦不及詳問而別。

且說錢公一鶴，字曰鳴皋，夫人米氏，一子錢崧，俱留在家，只攜琴書之任，蒞政期年，口碑載道，頗有杜召之擬，五袴之謳。一日，退堂閑坐，忽聞雲板傳進，姑蘇十一相公在外。鳴皋聞報，急忙請入衙中。相見已畢，各敘衷懷。鳴皋深以錢生遠臨為快，細叩學問，談文析理，俱中肯綮，不勝嘆服道：「一別數載，不意吾侄學業大成，鄧林之木，十霄可望，洵為謝氏之惠連，非復吳下之阿蒙矣。」錢生亦備細問那起居近況，鳴皋道：「愚叔他無所樂，惟幸訟簡民安，日飲醇醪耳。」

自此生在衙中，倏忽月餘，盼望明珠，久無消息，乃潛出私衙，觀探山川土俗。蓋東昌為南北往來之所，過客如雲，車馬闐塞。流覽之際，忽遇清士賈文華，文華驚問道：「聞說臺駕自往南畿，為何卻在於此？」錢生道：「此係家叔敝治，特來省候。不知賈兄此行為著何事？」文華道：「某獲遇斐公子，刮目相看。近因大司馬促取進京，僕亦隨轅北上耳。」錢生笑道：「古人有云：『游大人以成名。』今文華得遇貴人提挈，甚喜甚善。但長安道中紅塵千丈，得意濃時便宜馬首向南，勿使閨中冷落，悵望那陌頭楊柳，可也？」文華含笑而去。又一日，錢生步出城外閑行，聞土人說道：「離城數里有陶府君別墅者，園亭卉石，頗為幽雅。」錢生即縱步尋之，數里之外，果見圓房一座，乃以數錢，贈與管園人，方得進內。雖有竹亭月榭，然時值仲冬，光景蕭條，不堪娛覽。徙倚片時，聊以適興而已。既而轉身回出，忽見園左一家粉壁上大書七字云：「白雲峰零沽美醞。」錢生口吻枯渴，正有茗碗之思，因近前觀那店主，雖是市井中人，白鬚飄然，形相不俗。又觀其脯饌壺觴，十分精潔，遂入店中沽飲。白雲峰笑道：「相公像是南邊來的。江南好不繁華享用，我這裏野味村醪，恐不中意。」錢生亦笑道：「細觀盛肆，可謂精雅之極。聊買一壺，以消閑況。」於是斜倚朱欄，把杯徐酌。不多時，卻消盡了二壺。想起明珠未知何日方有，欲作一詩記懷，乃向白翁借取筆硯。雲峰道：「想是相公要吟佳句了。」忙進以桐葉之箋，松煙之墨，筆既兔穎，而硯亦端溪。錢生暗暗贊賞，即濡毫揮成一絕云。詩曰：

偶倩松醪浣俗塵，翩翩裘馬伴游人。

妝樓只盼明珠到，北海何須待化鯤。

白雲峰道：「相公正要青雲高步，為何反有『何須化鯤』之句？」錢生注目直視道：「翁亦知詩者耶？」白翁道：「老漢少時，頗解吟詠，近因年邁，筆硯遐疏矣。」錢生口中雖應，而心實未信。將歸，留銀一錠，並作下次酒資。自此不時往來，與白翁漸漸契密，然亦未知錢生是五馬公子之猶子也。鳴皋以生時時出游，惟恐涉跡於平康巷陌，乃稍為拘禁，而問生道：「汝來許久，我因衙門事情旁午，未及詢汝，年將二十，亦曾託媒行配乎？」錢生答以尚未。公又謂生道：「金須鍛煉，玉必琢磨，吾侄武庫雖充，亦不可久荒耳。明秋又是文戰之期，倘能高捷棘闈，自然有女如玉。」錢生未敢語以明珠一事，惟頷之而已。

時值歲闌，朔風凜冽，淒雨時濛，遂不及再詣白翁酒肆。不覺殘冬已過，人日俄臨。是日，鳴皋被四府請宴，錢生以衙齋閑寂，又悄悄步出林間。向著墟頭剝啄數聲，雲峰久不出見。俄聞班竹簾內嬌嬌滴滴的聲兒，應道：「來了。」應聲未絕，氤氳香氣沁入鼻端。正是：兩處牽情，已惹相思無數；那知三生石上，重尋一笑姻緣。

要知端的，且俟下回，次畢其說。